

阿希法·布托· 札達利

巴基斯坦第一個接受口服小兒麻痺
疫苗的兒童
正致力於在她的國家
終結小兒麻痺。



ILLUSTRATION BY BERTO MARTINEZ

在她家被迫放逐之前，在她的母親被暗殺之前，在她的父親成為總統之前，阿希法·布托·札達利 Aseefa Bhutto Zardari 因更簡單的東西而出名，但在某些方面同樣有力：在 1994 年，她在巴基斯坦第一次全國免疫日成為全國第一個接受口服小兒麻痺疫苗的兒童。當時的總理班納姬·布托 Benazir Bhutto 親自把疫苗滴入她女兒口中，對剛起步的根除小兒麻痺運動予以支持，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

「當時我還是一名嬰兒，所以我不記得了，」現年 22 歲的布托·札達利說。「但那一刻鼓舞了全國上下，並鼓勵婦女相信小兒麻痺疫苗是安全的。」

在 1988 年，35 歲的班娜姬·布托成為回教國家的首位當選的女性領導人。她在 2007 年被刺殺，此時她才結束 9 年放逐返國幾個月。但是阿希法·布托·札達利——其父阿西夫·阿里·札達利 Asif Ali Zardari 從 2008 年到 2013 年擔任巴基斯坦總統——正在接續她媽媽的工作。作為扶輪小兒麻痺大使，她會見官員、訪

問學校、並慰問為了幫兒童接種疫苗而被殺死的保健人員的家屬。

布托·札達利——提升了根除小兒麻痺運動在巴基斯坦及全世界的形象。她幫哈芬登郵報 (Huffington Post) 撰寫關於根除小兒麻痺的消息，並在 2012 年於紐約中央公園舉行的全球公民節活動中與國際扶輪秘書長姜修果同台。在「推特」(Twitter)，她有超過 50 萬的讀者，她鼓勵巴基斯坦人支持終結小兒麻痺，並譴責那些阻礙的人。在 4 月，她邀請巴基斯坦政壇另外 2 位傑出女性和她一起加入根除小兒麻痺的努力，此一舉動接連引起全國各地媒體的報導。

在 1994 年，也就是布托·札達利——率先接受疫苗那一年，巴基斯坦估計有 35,000 個小兒麻痺病例。至 2015 年 6 月 10 日為止，該國則僅僅匯報了 24 個病例。布托·札達利——目前在倫敦攻讀全球衛生及發展碩士學位，她和我們談到終結巴基斯坦的小兒麻痺、她未來在政壇的發展、以及對祖國和平的展望。

撰文 DIANA SCHOBERG

阿希法·布托·札達利正在給予小兒麻痺疫苗。



在 1994 年發起巴基斯坦的根除小兒麻痺運動的班娜姬·布托。



為了紀念布托·札達利的貢獻而發行的郵票。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近來在巴基斯坦，有些拒絕讓孩子接種小兒麻痺疫苗的家長遭到逮捕。有必要逮捕嗎？

布托·札達利：關於逮捕是否合理，我們對於這個屬於倫理的問題有很大的辯論。公民有沒有權利拒絕照顧？孩子有沒有權利接受最好的保健照顧？個人來講，我不認為逮捕人是上策。家長希望孩子們獲得最好的照顧，他們設法確保孩子們的安全。教育家長並說服他們讓孩子接受小兒麻痺疫苗會更有效，而且，雖然花時間，長期來講會更成功。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在「推特」很活躍。如果你在「推特」能使用 140 多個字來把一個訊息傳達給選擇不接種疫苗的家長，你會說什麼？

布托·札達利：在今天的媒體環境，我們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及我們想做的都被過度簡化，它的意義和情境經常被剝奪。我在「推特」對於「疫苗接種」這主題所說的話有許多地方是針對一些有影響力但濫用自身地位反對免疫工作的人，而非家長們。我知道

大多數家長，甚至那些拒絕接種疫苗的家長，都是為孩子們的最大利益著想。對於拒絕接種疫苗的家長們，我要說：不要聽信謠言，或讓人把健康作為政治或宗教上的武器。你們的孩子們的生命面臨危險，藉由給他們兩小滴疫苗，你能確保他們將避免小兒麻痺引起的痛苦。請問那些已經歷過小兒麻痺的家庭。請與小兒麻痺工作人員談談並從他們那裡了解實情。

如果我們必須把這件事簡化成一個運動口號，我會對那些家長說：不要剝奪你的孩子應有的未來。給他們一個機會。讓他們接受小兒麻痺疫苗。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巴基斯坦根除小兒麻痺戰役的未來如何？你將如何繼續參與？

布托·札達利：各省政府所組織的重大且有目標的行動與聯邦政府所採取的袖手旁觀態度之間有嚴重的聯繫協調問題。為了確保有最佳機會獲得成功，我們要與聯邦及各省政府合作，以建立統一戰線。除此之外，我們必須把焦點放在訓練更多女性保健人員 [這項計畫由班娜姬·布托發起，

已訓練 100,000 多位婦女來為社區提供保健服務] 及根除小兒麻痺工作人員。這些保健工作人員未來將能使用她們的專業知識來支援保健的其他領域，我們必須做好規劃。我立志為一個沒有小兒麻痺的巴基斯坦而努力，但是我也立志為一個更健康的巴基斯坦而努力。現在我把焦點放在小兒麻痺，但是我希望繼續接受訓練以參與其他保健領域。

這個運動需要更多資源，尤其是在我們許多英勇的疫苗接種員面臨的不安全環境。PPP [巴基斯坦人民黨，由布托·札達利的祖父朱爾菲卡·阿里·布托 Zulfikar Ali Bhutto 所創立] 近來建議捐獻人資助一支保健安全部隊，以保護企圖接觸危險區域的兒童的疫苗接種員。這是能否保護我們的疫苗接種員的生命及確保計畫成功的關鍵。我經常聽說有從高危險區域，例如奎達 Quetta，回來的疫苗接種員因為危險而無法接觸兒童。如果我們不能同時處理安全問題，傳統用來推動計畫的方法可能還不夠。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會踏入政壇嗎？



在 10 月 24 日或附近主辦一個世界小兒麻痺日活動，並在你的社區散佈關於扶輪在根除小兒麻痺運動扮演何種角色的消息。



在你的例會節目當中，請到 endpolio.org 觀看根除小兒麻痺現況最新報導。

與姜修果在 2012 年全球公民節。

布托·札達利參與扶輪的「就差這麼一點」運動。

布托·札達利：我一直在政壇啊。打從孩提時代開始，我的周遭都是政治。我媽媽擔任過兩屆總理，爸爸做過總統，所以我不可能避開政治。我渴望成功，並確使我有足夠的技能在未來好好服務巴基斯坦。那就是為什麼我這麼努力讀書，尤其是聚焦在保健及人道主義問題。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請談談你在放逐中成長的過程。

布托·札達利：我這一輩子有一大段時間是在杜拜度過。看到我媽媽在國外面臨的困境令我很難過。同時，令我感到激勵的是看到雖然被放逐，她也能在巴基斯坦保持知名度。我父親當時在坐牢，她則請求全世界領導人協助巴基斯坦重返民主。儘管有這些事，她總是盡力協助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做好功課，並參加我們學校的各種集會及表演。我們總是希望回國去，但是她會盡力讓我們在國外不會感覺失落。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的祖父在軍事獨裁下遭到處決，你的父親被關，而且你母親被殺死。什麼因素促使你冒著危險持續涉足政

治？為什麼不離開？

布托·札達利：我沒想過要離開。我的媽媽、爸爸、祖父母、姑媽、叔叔、和兄弟姐妹都立志為巴基斯坦而奉獻自己。他們都相信他們可以帶來正面的影響。雖然對許多人講，他們只是政治人物，但他們是我的家人。我信任他們，而且是他們塑造了現在的我。我將繼續完成他們的理想，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為這個理想而犧牲，來向他們致敬並服務我的國家。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什麼因素讓你不要把焦點放在曾遭受過的悲劇？

布托·札達利：雖然我的人生遭遇過大悲劇，但我也知道上天給了我很好的機會。我能學習、我能旅行、而且我能和來自全世界的人建立友誼。我有幸有一個極佳的兄弟及姊妹，以及一個很好的父親。我的家庭給我的支持是一個重大的安慰。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母親的遺產之一是鼓舞了婦女及少女，包括馬拉尤薩夫賽 Malala Yousafzai，她以你母親為學習榜

樣。在巴基斯坦培養更多女性領導人需要付出什麼代價？

布托·札達利：一如我有幸有這麼一個激勵我的媽媽，我也覺得自己很幸運，有機會認識馬拉。對於如何賦予婦女力量，使他們未來能領導巴基斯坦，她的看法非常正確：教育。我們必須確保婦女及少女有機會接受高水準的教育，這樣她們才能夠取得領導地位。同時，我們必須保證男士與男孩接受兩性平等的教育。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的國家及那個地域有和平的一天嗎？

布托·札達利：我很有信心，巴基斯坦將有和平的一天。我祈禱這一天的到來；人們看到的不是炸彈和子彈，而是我那美麗的國家，人民多才多藝並且勇敢進取。那是一個在劇烈轉型的地域。我們只能希望南亞的人口迅速成長所帶來的挑戰，能激勵領導人更努力追求和平，而且我們能與鄰國合作，為家家戶戶建立一個更穩定及安全的環境。